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俄] 托尔斯泰 著 文 良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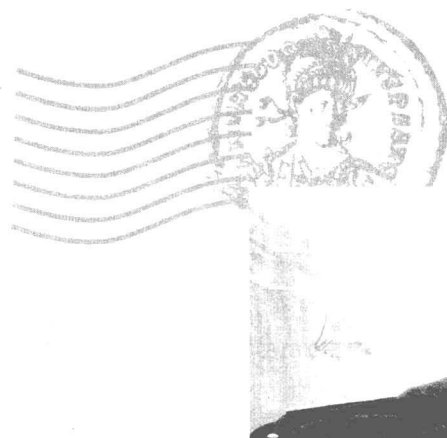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安娜·卡列尼娜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俄] 托尔斯泰 著 文 良 译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安娜·卡列尼娜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 / (俄) 托尔斯泰 (Толстой, Л. Н.)

著; 文良译.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俄. 2 / 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6-1

I. 安… II. ①托… ②文…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189 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安娜·卡列尼娜 (上、下)

作 者 (俄) 托尔斯泰

译 者 文 良

责任编辑 段秋艳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4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6-1/I·1931

定 价 57.60 元 (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3
第 三 章	5
第 四 章	8
第 五 章	12
第 六 章	18
第 七 章	20
第 八 章	22
第 九 章	24
第 十 章	28
第十一章	34
第十二章	37
第十三章	40
第十四章	42
第十五章	47
第十六章	49
第十七章	50
第十八章	53
第十九章	57
第二十章	62
第二十一章	64
第二十二章	66
第二十三章	70
第二十四章	73

第二十五章	76
第二十六章	80
第二十七章	82
第二十八章	84
第二十九章	86
第三十章	88
第三十一章	90
第三十二章	92
第三十三章	94
第三十四章	97

第二部

第一章	100
第二章	102
第三章	105
第四章	108
第五章	110
第六章	113
第七章	116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23
第十章	126
第十一章	126
第十二章	128
第十三章	130
第十四章	135
第十五章	138
第十六章	141
第十七章	144
第十八章	147
第十九章	149
第二十章	151
第二十一章	154

第二十二章	157
第二十三章	161
第二十四章	163
第二十五章	167
第二十六章	170
第二十七章	173
第二十八章	175
第二十九章	178
第三十章	181
第三十一章	183
第三十二章	186
第三十三章	189
第三十四章	192
第三十五章	197

第三部

第一章	201
第二章	203
第三章	205
第四章	209
第五章	213
第六章	216
第七章	219
第八章	221
第九章	225
第十章	227
第十一章	230
第十二章	232
第十三章	235
第十四章	239
第十五章	242
第十六章	246
第十七章	248

第十八章	252
第十九章	255
第二十章	257
第二十一章	259
第二十二章	264
第二十三章	268
第二十四章	271
第二十五章	273
第二十六章	275
第二十七章	278
第二十八章	283
第二十九章	286
第三十章	289
第三十一章	291
第三十二章	294

第四部

第一章	297
第二章	299
第三章	300
第四章	305
第五章	307
第六章	311
第七章	314
第八章	317
第九章	320
第十章	325
第十一章	328
第十二章	329
第十三章	333
第十四章	336
第十五章	339
第十六章	341

第一部

第一章

每个幸福的家庭都彼此相似，而每个不幸的家庭却各不相同。

奥布龙斯基家中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现丈夫和以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关系暧昧，便向丈夫声明，不能与他再住在一个屋子里。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三天，夫妻两人和一家大小都为此而感到痛苦。大家都认为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任何一家客栈中萍水相逢的人都比他们——奥布龙斯基一家大小——更情投意合。妻子在房里不出来，丈夫三天不在家。孩子们在家里到处乱跑，没人管教。英国女家庭教师和女管家吵架，写信请朋友给她另找工作。厨师恰好在前一天走掉了，是午餐时分走的。打下手的厨娘和马车伕也都辞了工。

口角之后的第三天，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奥布龙斯基公爵——人们在交际场合叫他斯吉瓦——在以往的时间睡醒了，也就是早晨八点，不过并不是在妻子的寝室，而在书房中的山羊皮长沙发上。他在弹簧上翻转一下保养得非常不错的肥胖的身子，使劲抱住枕头，将脸贴在枕头上，好像还要睡上很久似的。然而他忽然睁开了眼睛，起身坐在沙发里。

“唔，唔，梦到什么了？”他回忆着他的梦境。“唔，梦到什么了？对啦！阿剌宾在达姆施塔特请客；不，不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某个地方。不错，那个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不错，阿剌宾在玻璃桌子上请客，是的，人们都唱 *Il mio tesoro*（意大利语‘我的宝贝’）。不，也不是 *Il mio tesoro*，比那更动听的，还有那些小小的长颈玻璃瓶，那都是女人。”他回想着。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眼中放射出快活的光芒，含着微笑沉思默想。“唔，真是有趣极了，非常有意思。梦中还有很多

有趣儿的事情，不过用言语是说不出的，醒了以后任何情形都记不起来了。”他看到一线日光从呢绒窗幔的边上透进来，愉快地把腿从沙发上搭拉下来，用脚去找妻子给他绣了花的那双金色的羊皮便鞋，根据九年来的习惯，还没起来就朝他在卧室中挂睡衣的地方伸过手去。这时候他才突然记起，他没有和为什么没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他的书房里。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唉，唉……”他叹息着说，回想着一切，心里又出现了和妻子吵架的详情细节，想到他那无法摆脱的处境，以及他自己铸成的最糟糕的过错。

“是的，她不愿意原谅我，不可能原谅我。最不幸的是这全是我的过错，却又不能全怪我。而这就可悲之处，”他沉思着。“唉，唉！”他灰心绝望，又想到了这场吵闹使他极为难堪的那种场面。最不愉快的是开头的一瞬间，那时他刚刚从剧场回来，欢欢喜喜，兴高采烈，手中还拿着一个很大的梨子预备送给妻子，但是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她；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她也不在书房里，最后却看到她在卧室内，手中正拿着那封泄漏了一切的倒霉信。

多丽是个忙忙碌碌、一向心事重重、在他看来头脑简单的女人。现在她手中拿着那封信，动也不动地坐着，带着恐怖、绝望而气愤的表情看着他。

“这是什么东西？这？”她用手指着那封信问道。每当回想这件事的时候，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都会非常懊恼，倒并非因为那件事情本身，主要是他回答妻子的话时居然是那种态度。

那一瞬间，正是那些做了非常可耻的事情突然地被揭穿时所经常发生的现象。妻子揭穿了他，而他却不善于神情镇静地适应他所处的位置。他原本没有表示受了委屈，没有否认，没有申辩，没有请求饶恕，甚至也没有表示不在乎，但是他做了什么呀！在他的脸上，竟然完全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了他平素的那副和善的，而如今却是愚蠢的笑容。

他怎么也不能饶恕自己这愚蠢的笑容。多丽看见那种微笑，好像身体被戳了一刀一样哆嗦了一下，然后就冲动地发作起来，以她独特的火气，喋喋不休地说出了一连串难听的话，然后从房间里冲了出去。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想看到丈夫了。

“都怪那愚蠢的笑容，”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想道，“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能怎么样呢？”在绝望中他喃喃自语，找不出答案。

第二章

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是一个以诚对己的人。他不能自欺欺人，无法相信他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后悔。他是一个三十四岁的风流美男子。妻子仅仅比他小一岁，是五个活着的孩子、还有两个已经死了的孩子的母亲。他根本谈不上爱她，对此他现在也不后悔。他悔恨的是没有将那件事情很好地瞒过她。然而，他还是深深地感觉到他的处境的一切困难，妻子、孩子和自己他都很心疼。如果他早知道这件事情会这样影响妻子，或许会想出更好的办法瞒住自己的罪过。对于这一问题，他从来没有清楚地想过，但他隐约感觉到，妻子早就怀疑他对她不忠，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他还以为，她身心疲惫，不再年轻，毫无风姿，毫不惹人注目，只不过是一帮孩子的好母亲，公平地说，她应当是通情达理的。谁知却完全相反。

“嗨，糟透了！唉呀，糟透了！”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尽在自言自语，却想不出什么法子。“过去的一切多么顺利，我们过得多么好呀！她因为孩子们在身旁，觉得心满意足、欢欢喜喜，我也向来不干涉她什么事情，让她照管孩子、料理家务，一切随着她的意思。是的，不幸的就是她做了我们的家庭教师。和家庭教师胡来，这的确有点儿不像话。但她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家庭教师呀！她在我家的时候，我一点儿都没有放肆。最不幸的是她如今已经……简直就像有意跟我过不去一样！唉呀！这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找到其它的答案。只有生活可以给予他一个一般的答案，常常用它来对付一切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那答案就是：糊里糊涂地生活下去，忘记一切。他要回到梦里去，这得到夜间才行。梦里的音乐，那些玻璃瓶女人的歌唱现在无法重温。因此，他只有在生活的梦中去消愁解闷了。

“往后自然会有办法，”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自言自语，穿好那件浅蓝色绸衬里的灰色睡衣，系上绦带，往宽阔的胸膛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习惯地摆开矫健的步子，一双外八字脚轻快地带着他肥胖的身躯来到窗前，拉开百叶窗，用力地按了按铃。听到铃声出现的是他的老仆马特韦，手中拿来了他的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然后走进来的是手持刮脸家什的理发匠。

“机关有什么公文送来吗？”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问，接过电报，在镜子前

面坐下来。

“在桌上呢，”马特韦回答道，带着询问与关心的神气看了看他的主人，停了一会儿，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容补充说：“车伕主人那儿派人过来了。”

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什么也没说，只是在镜子中看了看马特韦；从二人在镜子里交换的眼神中，不难看出，他们彼此很默契。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的眼神似乎在问：“你为什么说这个？难道你不知道？”

马特韦把两手放进外衣兜里，向前伸出一只脚，微笑着，默默地、亲切地看了看他的主人。

“我让他们礼拜天再来，免得来早了打扰您又白费气力，”马特韦的这句话很明显是提前准备好的。

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看出来，马特韦是打算开个玩笑，让人注意他。他打开电报看了一遍，揣测着电报中常有的几个拼错的字，脸上顿时放出光来。

“马特韦，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明天就要来了。”他说。此时理发匠正在刮他那长长的卷曲的络腮胡子，令红红的皮肤显现出来，他让那只光滑丰满的手暂停一下。

“谢天谢地。”马特韦说，表示他像主人一样了解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就是说，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的好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她也许会促使兄嫂重归于好。

“是一个人，还是和她先生一起来？”马特韦问。

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无法回答，理发匠正在刮他的上嘴唇。他举起一个手指，马特韦对着镜子点了点头。

“是一个人，需要在楼上整理一个房间吗？”

“告诉达丽雅·亚历山大洛夫娜，她会吩咐的。”

“告诉达丽雅·亚历山大洛夫娜？”马特韦怀疑似地重复着。

“是的，你去告诉她。把电报也带上，回头告诉我她有什么吩咐。”

“您要试探试探，”马特韦心中明白，不过嘴里却说，“遵命。”

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洗好了脸，梳完头发，刚想穿衣服，此时马特韦手中拿着那份电报，慢悠悠地，穿着咯吱咯吱响的靴子返回房间。理发匠已经离开了。

“达丽雅·亚历山大洛夫娜让我告诉您，她要离开了。说让他，也就是您，想怎样办就怎样办吧。”马特韦说，眼里满含微笑，然后把手放到衣兜里，歪着脑袋，盯住主人。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没有做声。马上有一种柔和的而又带着几分可怜的笑容出现在他漂亮的脸上。

“呃？马特韦？”他摇了摇头说。

“没事儿，老爷——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

“会好起来？”

“没错，老爷。”

“你这么想吗？那是什么人？”斯捷潘·阿尔卡迪耶维奇问，他听到门外有女人衣服的沙沙声。

“我。”一个又利落又愉快的女人声音说，然后在门口出现了奶妈玛特列娜·菲力摩诺夫娜那张严峻的麻脸。

“有什么事吗，玛特列莎？”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走到她面前。

尽管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应对妻子负全部责任，他自己也认为应该这样，然而家里差不多每个人，就连达丽雅·亚历山大洛夫娜的心腹奶妈在内，统统站在他这边。

“什么事啊？”他灰心丧气地问。

“去她那儿，老爷，再去认个错儿。或许上帝会可怜您。她是那样伤心，见了她就叫人难受，家里都弄得乱七八糟了。老爷，心疼心疼孩子们吧。认个错儿，老爷。有什么办法啊！想要快乐，就得……”

“她不愿意见我……”

“您该做的都要做到。上帝是仁慈的，您向上帝祷告，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好的，你走吧，”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说，忽然涨红了脸，“哎，给我穿上衣服吧。”他对马特韦说，很果断地脱掉了睡衣。

马特韦举起准备好的衬衫，似乎举着一副马轭，轻轻地吹着上面看不清的一点儿什么黑点，带有很明显的愉快的心情将它套到主人保养得很好的身子上。

第三章

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穿好衣服，在身上洒了点儿香水，抻了抻衬衫袖子，像往常一样把香烟、皮夹、火柴和有双重坠子的怀表各自放到几个衣兜里，接着抖开手帕。虽然他家庭遭遇不幸，不过感到自己仍然那么清爽、芬芳，身体健康而舒适。他轻轻迈着双腿进入餐厅，那里已经放好了咖啡，旁边是信件与机关里送来的公文。

他阅读信件。其中一封商人的来信令人很不愉快。这个人要买妻子地产上的那

片森林。森林是要出卖的，然而现在没有同妻子和解一定不能谈这事。特别使他不快的是，这样的事情也许会使摆在他面前的夫妻和好问题牵涉到金钱方面的利害关系。莫非他想同妻子和解就是被这样的利害关系所左右，为了能够出卖那片森林吗？想到这儿他觉得很愉快。看完来信，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把公文挪过来，迅速地翻阅了两个案卷，用粗铅笔做了几个记号，接着把公文推开，端起咖啡，一面翻开油墨还没有干的晨报，一面喝着咖啡读起报来。

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订阅的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并非极端自由主义的，而是代表大部分人主张的那种自由主义的报纸。虽然他事实上对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还是坚持大部分人以及他订阅的报纸对这一切问题所持有的意见，而且随着大部分人意见的改变而改变，或者不如说，他并没有改变意见，而是意见本身在他心里悄悄地改变了。

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并没有选择什么派别和见解，这些派别和见解却自动来找他，就像他根本不选择礼帽或者常礼服的式样，大家穿戴什么他就穿戴什么一样。对于生活在上层社会里的他，对于一个成年期发育成熟的总是需要有一定活动的人来说，持着一种见解，正如必须戴礼帽一样。假如说，他更有理由选择自由派，而不像他周围的很多人一样选择保守派，那倒并非他觉得自由派更合情合理，而是由于自由主义更与他的生活方式相适应。自由党总是说俄国一切都是坏的，确实如此，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就是负债累累，钱几乎不够用。自由党说婚姻制度完全过时，一定要进行改革，是的，家庭生活的确没有给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带来多少乐趣，还逼得他违反天性说谎和做假。自由党说，或者应该说是暗示，宗教只是为野蛮阶层的人民套上的笼头，的确，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只做一次短短的祈祷就觉得两腿酸痛；而且他也想不透，如今的生活本来可以过得非常愉快，何必还要用一些可怕的、文绉绉的言词谈论来世呢。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也喜欢说笑话，喜欢捉弄老实人，比方他说，既然想夸耀自己的祖先，便不应该只追溯到留里柯为止，还应当承认最早的祖先——猿猴。

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成了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的癖好，他爱读自己订阅的报纸，正如饭后吸一根雪茄烟，让他脑子里布起一层淡淡的雾一样。他看见社论认为，有人叫嚷着什么激进主义想吞没所有的保守分子，政府一定要采取措施消除革命的祸害，这样的叫嚣在当代的确毫无意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危险根本不在于假设的革命的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墨守成规”等等。他又读了另外一篇文章论述财政问题，里面谈到边沁和米勒，并且对财政部有所讽刺。凭借他机灵的头脑，他领会了所有讽刺的意义：谁讽刺谁和出于什么动机而发；这样的揣摩总是给予他一定的满足。然而今天，想到玛特列娜·菲力摩诺夫娜的劝告，想到家里如此不

顺利，这种满足就被破坏了。报纸上还说，据传，贝斯特伯爵已经到达威斯巴登。报上还有那些根治白发、出售马车、征婚一类的广告，这类新闻报导都无法像平常一样令他暗暗感到好笑和开心。

看完报，喝完第二杯咖啡，吃完了一块抹上黄油的白面包，他站了起来，拂了拂落在西装背心上的面包屑，挺起宽阔的胸膛，很高兴地微笑着——并不是因为他心里有非常快活的事，而是由他良好的消化引起的。但是，这高兴的微笑顿时勾起了一切往事，他又沉思起来。

门外响起两个孩子的声音。他们两个在搬弄什么东西，打翻了。

“我说嘛，不要叫旅客坐到车顶上，”小姑娘用英语叫道，“去拾起来呀！”

“一切都乱糟糟的，”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想着，“孩子们没有人管，随处乱跑。”他走到门前叫他们。姐弟两个抛下用来当作火车的小匣子，向父亲跑来。

小姑娘是她父亲的宝贝，她莽撞地跑进来，抱着父亲，笑哈哈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像往常一样爱闻他络腮胡子上散发出来的闻惯的香水味儿。后来，小姑娘吻父亲因弯腰而憋得通红的那张慈爱的脸，松开胳膊，想要跑开，但是父亲拉住了她。

“妈妈怎么样了？”他问，一面抚摩着女儿滑润柔软的脖子。“你好，”他又对问候他的男孩子微微笑着说。他本能地觉得自己不怎么爱儿子，因此经常尽量表示一视同仁；儿子感觉到这一点，对父亲冷冷的笑容并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她刚起来。”小姑娘说。

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她又是一夜没睡。”他想。

“她快活吗？”

小姑娘知道父亲与母亲吵过架，母亲不会快活，这一点父亲应该是知道的，此刻他这样若无其事地问，只是在作假。女儿为父亲涨红了脸，父亲马上觉察出来，脸也红了。

“我不知道，”她说，“她没有要我们看书，让我们和古丽小姐到外祖母家去走走。”

“好，去吧，我的好丹丘罗琪卡。唔，稍等一等，”他说，仍旧拉着女儿不放，抚摩她柔软的小手。

他由壁炉上拿下前一天放到那儿的一小盒糖果，挑了两块女儿最喜欢吃的巧克力与水果软糖，递给了她。

“这块给戈里沙吗？”小姑娘用手指了指巧克力糖说。

“是的，是的。”他再次抚摩了一下女儿的小肩膀，在她发根和脖颈上吻了吻，才把她放开。

“马车套好了，”马特韦说，“不过有个女人找您有事。”他又加了一句。

“来了很长时间了吗？”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问。

“有半个来钟头了。”

“告诉你多少次，这种事情必须马上通报！”

“至少也得让您喝完咖啡啊。”马特韦用一种粗鲁而又十分关切的声调说，让人听后也没法生气。

“那么就快请她进来吧。”奥布龙斯基烦恼地蹙着眉头说。

请愿者是某上尉的妻子，名叫卡列尼。尽管她办的事情无法办到，而且不合理，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仍然照常请她坐下，没有打断她一句，细心听她讲完，听过以后给了她详细的指示，告诉她去找什么人，甚至以他那清秀优美、潇洒粗大的字体，一丝不苟地写了一封信，叫她拿去见那个可以帮她忙的人。送走了上尉的妻子，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拿起帽子，不过他又站住，想想是不是忘了什么事。看来，除去他希望忘记的妻子以外，什么也没有忘却。

“噢！”他低下头，英俊的脸上露出苦恼的神情。“去还是不去呢？”他自己对自己说，而内心的声音却在说，不用去了，除去虚伪做假不会有其它的结果，他们两个的关系已经无法改善和弥补，因为既不能让她再具有魅力而惹人爱怜，也无法把他变成一名心如死灰的老叟。如今除去欺骗和说谎，不会有其它的什么结局，而欺骗和说谎却与他的秉性相违。

“不过早晚都要去，这样下去不成，”他想，尽力给自己鼓气。他挺着胸，拿出一根香烟，点燃以后吸了两口，将它丢到珍珠贝制作的烟灰缸中。他迈着迅速的步伐穿过幽黯的客厅，打开了另外一道门，那是通往他妻子卧室的门。

第四章

达丽雅·亚历山大洛夫娜的房间中，处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物件，她站在物件中间，从她前边一个开着的小柜子里面找什么东西。她身穿梳妆短衣，当年那一头浓密美丽的头发如今已经稀疏，用发针盘在脑后。她面容消瘦憔悴，一双大眼睛在瘦得瘪下去的脸上显得更加触目，显现出惶惶不安的神情。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了下来，回头望着门口，竭力要在脸上装出一种严肃和轻蔑的神情，却无论如何都装不出来。她感到自己惧怕他，惧怕此刻的会见。刚才她企图做的事情，这三天以

来已经试着做过十来回了：把她的和孩子们的衣服挑出来，带回娘家去。可她仍然没有这样做的决心。像上几次一样，这次她同样自言自语地说，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想办法惩治和羞辱他，用他给予她的痛苦，就算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来报复报复他，让他也尝一下痛苦的滋味。她仍然对自己说必须离开他，但是又意识到这不可能，因为她已经无法不再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不能摆脱那种爱他的习惯。此外她还感到，在自己家里尚且照管不好五个儿女，到了外婆家，他们的情形就会更糟糕。事实上，三天内，小儿子因为喝了变质的肉汤已经害了病，另外几个孩子昨天差不多没吃什么。她觉得离开是不可能的，不过，还在自欺欺人，继续在收拾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看到丈夫进来，她就把手放进小柜子的抽屉中，似乎在寻找某个东西似的，丈夫来到她面前，她才转过身看了他一眼。她本想装出一副严肃而坚定的表情，但是却显现出灰心和痛苦的神色。

“多丽！”他羞怯地柔声说，把头低下，极力装出一副听凭发落的可怜相，可依然容光焕发。她迅速地从上到下看了一眼他那精力充沛的健壮的身姿。“是的，看他多么快乐和满足！”她想道，“可是我？……他那讨厌的好脾气。大家还因为好脾气喜欢他，称赞他，我恨死了他这种好脾气，”她想，把嘴闭得紧紧的，她那神经质的惨白的脸上，右半边脸的筋肉开始颤抖。

“您有什么事？”她用迅速的、不自然的深沉的声调问道。

“多丽！”他又叫了一声，声音在打哆嗦，“安娜今天要来。”

“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招待她！”她应了一声。

“不过，也一定要，多丽……”

“走开，走开，走开！”她看也不看他，大叫了一声，似乎肉体受到疼痛而引发的叫声。

当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一个人想到妻子时，他的心情还能平静，希望事情如马特韦所说，一切自会雨过天晴，因此他能够安闲地读报和喝咖啡。但是此刻，等他看到妻子这憔悴的痛苦的脸色，听到她那种顺从天意、悲观绝望的声调的时候，他连气都喘不上来，咽喉哽住了，眼中闪出泪光。

“我的天，我做了什么呀！多丽！看在上帝的份上！……要知道……”他说不下去了，泪水涌到喉咙里。

她砰一声关上衣柜，望了他一眼。

“多丽，我能够说些什么呢？只有一件事：原谅我，原谅我吧……你想想，莫非九年的生活无法补偿一刹那的，一刹那的……”

她低下眼睛，倾听着，等他把话讲完，似乎在请求他，但愿他能够让她相信那

事儿不是真的。

“一刹那的情欲……”他说出这话，刚要继续往下说，她又把嘴紧紧闭上，似乎肉体感到了痛苦，右腿上的筋肉再次跳动起来。

“走开，给我从这里走出去！”她喊起来，声音更尖厉，“不要给我讲您的情欲，您干的下流事儿！”

她想要离开，但是身子摇晃了一下，赶紧抓住一个椅背。他的脸憋得老大，嘴唇咕嘟起来，眼泪汪汪。

“多丽！”他哽咽着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想一下孩子们吧，他们是没有过错的。我有罪，你责罚我，让我补偿自己的罪过吧。只要能做到，我什么事都肯做！我有罪，罪孽深重，没法说呀！但是多丽，你原谅我吧！”

她坐下来。他听到她沉重的呼吸声，说不出替她有多难过。她不止一次要开口却说不出来。他等待着。

“你想起孩子，只是为了想逗他们玩儿，但是我想起他们，知道他们这一下都完了。”她说出了很明显是这三天以来心里不止一次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她称呼他为“你”，他带着感激的心情望了望她，并想走上前去拉她的手，她带着厌恶的神情避开了。

“我常想着孩子们，为了挽救孩子我什么事都可以干，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挽救他们：把他们从父亲那里带走，还是把他们丢给色鬼父亲，是的，丢给色鬼父亲……您说说，出了那样的……事情以后，难道我们还能够一块儿过下去吗？难道这还有可能吗？您说说看，难道这还有可能吗？”她又说了两遍，提高声音。“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跟自己孩子们的女家庭教师私通以后……”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他用可怜的声音说，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头越来越低了。

“您让我厌恶，我讨厌您！”她大声喊道，越来越恼火了。“您的眼泪等于水！您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您既无情也没有德性！我觉得您很可恶，我恨您，您是一个陌生人，完全是个陌生人！”她带着痛苦、愤恨的心情说出了在她听来非常可怕的字眼——陌生人。

他看了看她，流露在她脸上的愤恨令他感到又惊又怕。他不懂得，正是他的怜悯把她激怒了。她看出，他对她仅仅是可怜而不是爱。“不，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了。”他想。

“这真可怕！真可怕！”他说出口来。

此时，另外一间屋里有个小孩哭起来了，似乎是跌了跤。达丽雅·亚历山大洛夫娜仔细听了听，面色忽然变得柔和了。